

高邮湖的形成和发展

廖 高 明

(江苏省高邮市水利局)

提要 高邮湖地区古为古潟湖浅洼平原,局部浅洼地段有小湖泊。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由于治河者多采用在黄河北岸筑堤南岸分流以保漕为主要的政策,把大量黄水引泻到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使高邮湖诸小湖的湖面不断扩大,曾一度发展到五荡十二湖,到了明代后期,才基本上汇为一湖。

关键词 高邮湖 黄河夺淮 悬湖

位于江苏省中部的高邮湖,面积 663km²(以平均水位 5.7m 计),仅次于太湖、洪泽湖,为江苏省的第三大湖。高邮湖与其他湖泊相比,有三个特征:一,高邮湖是淮河的入江水道,既是湖又是河,具有泄洪作用;二,高邮湖是一座“悬湖”,湖面与湖底均比湖东里下河平原的地面为高,对湖东有洪水的威胁;三,是东傍大运河,湖的东堤便是大运河的西堤。

一、沧海桑田

高邮附近第四纪以来,多次受到东部海水的浸淹。高邮湖西送桥、天山一带的“下蜀黄土”形成于第四纪晚更新世,距今约 20 万年,是由河流堆积作用所形成。晚更新世玉木冰期时(5—1.2×10⁴aBP.),气候寒冷,海平面下降,其时长江口约在镇江、扬州以北,高邮南边的长江所夹带的泥沙,呈放射状在汉留一带堆积。在玉木冰期末,1.2×10⁴aBP. 由于全球性的气候转暖,大陆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至今海面—40m处,然后海面又继续上升,至 10⁴aBP. 前后,海平面已上升至今海面—10m 左右处。在全新世初期,随着全球气候转暖,8000aBP. 前后,发生最后一次海浸,海平面上升到高邮附近,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新构造运动和高邮市地质钻孔资料,沿今运河一线,上第三系至第四系堆积物有陡坎,第四系沉积物两边的厚度也有差异,北西向断裂穿越附近。这时长江口已上溯至镇江与扬州之间,此为冰后期最高海面,高邮北部的黄河、淮河,其入海口已在淮阴市到叶云闸之间,而高邮附近则是被长江三角洲和淮河三角洲所夹的一个浅海湾。随着两个三角洲向前推进。连接并受北部断裂控制,西部持续抬升,东部持续下降,在 6 000aBP. 左右,江淮之间陆地开始在高邮、宝应、淮安之间互相连接。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高邮市一沟乡龙虬庄发现了一处满地都是厚的歪蚌壳、兽骨、鹿骨、陶器碎片的氏族村落遗址;在张轩乡唐墩村老庄台下面 3m 深的地方发现了另一处氏族村落的遗址,其中有一处遗址出土的

来稿日期:1989年12月。

木炭¹⁴C年代为 $4\,490 \pm 200\text{aBP}$ 。春秋以后,高邮湖地区已基本形成为古潟湖浅洼平原,局部浅洼地段有湖泊。目前见之于记载的有樊良湖、津湖。据《初学记》云,山阳郡有樊良、射阳湖、津湖。《水经·淮水注》云,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路线是“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两湖。”可见其时在高邮湖地区已确有樊良湖和津湖的存在。

樊良湖原名攀梁湖,说明它是攀附在石梁溪上的一个湖。石梁溪今名白塔河,西北源自安徽滁州界山涧中,东流入樊良湖,复经射阳湖入海,1971年江苏省治淮指挥部规划在高邮湖内建筑一道隔堤,经省水利厅勘测队勘探,曾发现在高邮湖内有一古河床,河宽4km左右,一般淤深有十多米,最深处在-25m左右,直至射阳湖,估计该古河床即为古代的石梁溪。

二、关于“三十六陂”

考之历史,江淮间在2500年前还是草莱未辟的地方。《禹贡》扬州条称它“厥田惟下下”。汉武帝元狩六年(B. C. 117年)在江都、高邮、宝应、淮安一带建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还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高邮湖地区三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曾成为隙地。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A. D. 213年)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略去,强令徙民,民惊,皆东渡江,江淮各地遂成隙地,“曹魏屯田”时,大抵在宝应以北进行,亦未见有至宝应之南的记载。《宋史》有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海陵令、高邮令、江都令三国时废,属广陵太守。”(三国魏时移广陵郡治于淮阴)唐以后始有“三十六陂”的说法。若以行政区划划分,为扬州五陂,高邮七陂、天长、六合二十四陂。扬州五陂即扬州五塘,为爱敬陂(一名陈公塘)、勾城陂、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其位置约在今仪征县高集、刘集,邗江县扬庙,扬州市郊区雷塘桥一线。董醇《甘棠小志》引《广陵通典》云:“(陈)登于(扬州)城西浚上雷、下雷、小新、勾城、陈公五塘。”清嘉庆《扬州府志》云:“雷塘在府城西北十五里,上塘长广六里余,下塘长广七里。”小新塘在上雷塘之东北,旧亦长广二里余。关于高邮的七陂,据明隆庆《高邮州志》记载,为茅塘、盘塘、柘塘、裴公塘、麻塘、富人塘、固本塘。”早则蓄水以溉田,潦则受西山暴流以杀其势。”《新唐书·地理志》云:“高邮有堤塘,溉田数千顷,元和中,节度使李吉甫筑。”对于这七座塘,笔者最近做了一些调查,目前在高邮市境仍可找到一些遗迹。如茅塘,今高邮市有茅塘港,郭集乡有毛港村·盘塘,今郭集乡有盘塘村。麻塘,今菱塘桥西北有上麻塘,东南有下麻塘。富人塘和固本塘,估计俱在现在的高邮湖中,因为明隆庆《高邮州志》上有“潦则受西山暴流以杀其势”的说法。而且堤塘的范围也比较大。据《新唐书·地理志》云:“溉田数千顷(数十万亩)”,除了高邮湖不可能有这样的范围。关于天长、六合的二十四陂,天长县原来隶属扬州广陵郡。《新唐书·地理志》云:“天长,本千秋,天宝元年析江都、六合、高邮置,七载更名。”说明至A. D. 742年天长县才由江都、六合、高邮三县析出,单独成立县治,并且仍隶属于扬州广陵郡。清乾隆《高邮州志》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南河郎中黄日瑾《辨开周家桥疏》云:“夫高宝之湖受天长、六合二十四塘并诸山溪之水。”说明天长、六合古有二十四塘,今天长已在安徽,笔者未作深入

考据,不便赘述,这里从略。

三、宋元时期的“五湖”

宋黄庭坚《呈外舅孙莘老》诗云：“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杨万里《鹭社湖》诗云：“怪来万顷不生浪，冰合五湖都是冰。”这里的五湖是一种泛指，说明当时的高邮湖地区已经有五座小湖（指高邮市部分，另高邮湖地区尚有宝应县的津湖）。高邮的五湖是：珠湖、鹭社湖、张良湖、新开湖、平阿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异事篇》中写道：“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鹭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天长县陂泽”和鹭社湖，大约就是原先的富人塘和固本塘，因有孙莘老见珠事，宋人改称珠湖、鹭社湖。崔伯易有《珠湖赋》，秦观有《珠湖》诗赞之。明隆庆《高邮州志》云：“珠湖，在州治西七十里，通五湖。”“鹭社湖，在州治西三十里，通鹅儿白湖。”张良湖即为古代的樊良湖，明隆庆《高邮州志》云：“按高邮旧志有三湖，新志不载，考之，明一统志将三湖大率即新开、鹭社，而樊良居其中耳。”新开湖与鹭社湖之间的湖，明代叫张良湖，明隆庆《高邮州志》云：“张良湖，在州北二十里，通七里湖。”宋有樊良镇。《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云：“（康熙）二十六年七月，诏询下河田畴何策可纾水患。辅疏言，宋元以前，高邮、宝应诸湖，原皆田畴，臣前堵筑清水潭，深挑两堤，中间河底，有宋元旧钱及砖井石街，其为民居可证，盖黄河在宋元时虽南侵而尚未全徙，至明代始绝北流，南夺淮渠以入海，致淮水雍不得下。清和县之洪泽村漫淹而为洪泽湖，又从高家埝翟家坝旁流，东注为高邮、宝应诸湖，自此永不复田畴之旧，且为患于下河矣。”沈括《梦溪笔谈·异事篇》云：“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霄以待，名其亭为玩珠。”古樊良镇的位置大约就在今清水潭以西至原张良湖之间的位置上。

新开湖是唐宋之间形成的一座新湖。高邮湖地区在宋朝中叶之前地形南高北低，东西原为一体，河湖相连，陆地相平。因与黄淮隔绝，故治水着重于蓄水。漕渠之西山丘来水，在漕堤未筑之前直趋入海，利用塘水灌溉，几无旱潦之忧。后因湖水位抬高，漫过漕河，于是在鹭社湖至新开湖边线（即后来张纶筑堤处）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湖泊，至宋初已被称为“新开湖”，据明隆庆《高邮州志》载：“新开湖，在州治西北三里，其水东南俱通运河，久雨则涨，旱亦不涸，大抵天长以东诸水尽汇此湖，而达之于淮也。”宋杨万里《过新开湖》诗云：“远远人烟点树梢，船门一望一魂消，几行野鸭数声雁，来为湖天破寂寥。”沈遵《和中甫新开湖》诗云：“渺渺清波百里浮，昔遊曾是一扁舟，十年人事都如梦，犹识湖边旧客游。”唐时江淮间原有漕渠沟通，宋时已在湖上行舟，漕渠不知所往，今知漕渠宋时已在湖中矣。平阿湖，据明隆庆《高邮州志》云：“平阿湖，在州西八十里，通天长县铜城河。”元诗人萨都刺《平阿湖》诗云：“平湖三十里，过客感秋多。”傅若金《秦邮》诗云：“缥缈平湖白，微茫远树青。”当代诗人留传下来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为我们描绘了当时这些湖泊的情形。

四、明代的“五荡”“十二湖”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南泛，对淮河流域的水利影响很大。北宋以

前,由于北宋政权建都在开封,黄河以南是其政治经济中心,堤防南强北弱,治河方策或导河北流或导河东流,一旦河决南泛便全力以赴,迅速堵合。所以北宋以前,黄、淮虽有决溢,但对高邮湖地区的影响尚微。金、元以后,政治重心北移,其治河方策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堤防重北轻南。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大决阳武,南派由泗水故道入淮,金政权不但不加堵塞,反而乘势利导之,以宋为壑,从此黄河夺淮,黄、淮合流,历时661年。据康圣《黄河夺淮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自金明昌五年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三百多年间,“黄河无固定河槽,迁徙不定,西自开封,东到海滨,东西千里;北自东平,南到淮河,南北数百里,皆为黄水浸灌泛滥之区,危害最烈。但在明中叶以前黄河泥沙仍多沿泛区停滞沉淀,浊流入淮已成清流。淮阴以下尚未明显淤高,黄、淮尚能勉强安流入海,对淮河下游危害程度远比中游地区为轻。”《淮系年表》云,至明正统二年(1437年)“清口以下,淮患始见。”据统计,自金明昌五年至明英宗正统二年黄淮发生水患计14次,基本上都发生在黄、淮沿岸;正统二年至隆庆六年(1572年)发生黄、淮水患计19次,其中发生在黄、淮沿岸的3次,发生在清口以下的16次,基本上已都发生在清口以下。明代治河者多采用北岸筑堤南岸分流,以保漕为主的政策,把大量黄水引泻到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由于黄淮水患经常发生,使高邮湖湖面不断扩大。据明隆庆《高邮州志》记载,其时高邮湖地区已由宋、元时期的五湖扩大为五荡十二湖。五荡为黄林荡、马家荡、聂里荡、三里荡、杈儿荡;十二湖为新开湖、甓社湖、珠湖、五湖、平阿湖、石臼湖七里湖、张良湖、鹤儿白湖、塘下湖姜里湖和宝应县的津湖。鹤儿白湖,在州治西二十里,通张良湖。聂里荡,在州治西三十里沛城村,南通七里湖。七里湖,“在州治北十七里,东抵运河,西通鹤儿白湖”。(在新开湖的范围内)高邮西南二城门外,原来相连有十余墩,形如累珠,称为七里墩,“盖邮城之护沙也,连因水患,河堤冲决,修工者利其取土近便,掘挖殆尽,近水者又为湖波吞啮”,遂成“七里湖”。七里湖以南有三里荡。三里荡,在城西七里,北通七里湖。明沈起鹏《七里湖》诗云:“三里湖连七里清,鲈鱼香稻与莼美,水村深处浑堪隐,拟结滩头白鹭盟。”杈儿荡,在城西三里新沟口。明代中叶以前,高邮湖的石梁溪以北地区地貌变化较大,由于湖水位上升、近湖陆地高者为墩,低者为湖荡。墩有鸡鸣墩、梁家墩、自来墩、草鞋墩。鸡鸣墩,在州治西三十五里,今有鸡鸣荡。梁家墩,在州治西二十五里,在鸡鸣墩东。自来墩,在州治西三十里沛城东。草鞋墩,在州治西二十五里夹沟口。湖有五湖、石臼湖。五湖,在州西六十里平阿东村,通天长县铜城河。石臼湖,因连石梁溪,亦作石梁湖,在州治西北五十里,通甓社湖。荡有:黄林荡、马家荡。黄林荡在州治西北三十五里,东通马家荡。马家荡,在州治西北三十里黄林村,东通新开湖。高邮湖南部地区,也新形成了两座小湖:塘下湖、姜里湖。塘下湖,今称唐家湖,在州治西四十里,通甓社湖。姜里湖,亦作老湖,在州西五十里,通塘下湖。

韩国钧《运工专刊·高宝湖图说》一文中说:“高宝湖为二十四湖之集合体,在昔诸湖部落,属于高邮者十一:新开湖、姜里湖、甓社湖、七里湖、平阿湖、鹤儿白湖、珠湖、武安湖、张良湖、塘下湖、石臼湖;属于宝应者七:白马湖、精湖、青荡湖、灞火湖、清水湖、衡阳湖、汜光湖;属于邵伯者六:邵伯湖、黄子湖、赤岸湖、朱家湖、白茆湖、新城湖。星罗棋布,各占位置,自黄东注,诸湖连成一片。”从韩文中可以看出,韩国钧所说的二十四湖是包括宝应、高邮、邵伯三个湖的全部,而其中属于高邮的也只有十一座小湖,韩文是以行政区划

划分的，如按湖的范围划分，武安湖（高邮西南三十里，即原武广湖，亦名南湖）应属邵伯湖，宝应精湖应属高邮湖。比明隆庆《高邮州志》所记载的湖泊相比，大体相同，韩文中只缺少一座“五湖”，看来韩国钧是把“五湖”看成是五座小湖的合称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潘季驯四任总理河道，采取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使河道基本归于一流，结束了几百年多道分流入淮的局面。由于黄河逐渐集中注入淮河，黄强淮弱，淮不敌黄，倒灌洪泽湖，危及明王朝的祖陵。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总河杨一魁分疏黄淮，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闸，又浚高邮茅塘港通邵伯湖，开金湾，建金湾三减水闸，泄淮水由芒稻河入江。由于这条入江水道过于狭小，每遇暴涨，洪水不及宣泄，就停滞在高邮诸湖内，使高邮诸小湖联并成为今日的高邮湖。

对于高邮诸小湖何时联并成高邮湖，目前尚无定见。笔者最近查阅了一些资料：清乾隆《高邮州志》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南河郎中黄日谨《辨开周家桥疏》云：“夫淮出清口也是并黄入海而以海为壑也，若开周桥而注之湖，是以湖为壑矣。”“若引淮入湖，则淮水之浩荡无涯，湖面之容受有限，势不至决裂湖堤而奔溃四出不止也。”南河工部顾云凤《开施家沟、周家桥议略》云：“昔白马、汜光、甓社、邵伯诸湖，始何尝不分，而今安辨其为某某湖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十六》云：“黄河入淮，沙泥垫淤，势渐高于里河，淮入海滋不利，时破高家埭而南……诸水悉奔注高、宝、邵伯三湖，汪洋三百余里，粘天无畔。”根据以上记载，笔者认为，高邮诸湖合并为高邮湖的时间约在万历中（A. D. 1600年）前后，从此高邮湖粘天无涯，诸小湖不复存在矣。

五、清代的“三十六湖”和后来的变化

最近笔者搜集了一些清代诗人描写高邮湖的诗作，共得诗十一首，其中称高邮湖为“高邮湖”的有三人，为康熙、乾隆、成亲王。称高邮湖为“三十六陂”、“三十六湖”的有六人，为成亲王、王士禛、伊秉绶、吴锡麒、伊朝栋、谢芳连。看来“三十六湖”的说法曾一度于清代盛行。如王士禛《秦邮杂诗》云：“三十六湖如玦环，青蘋风起白银湾。”伊秉绶《秦邮秋夜有感》诗云：“三十六湖水，东连海气蒸。”伊朝栋《南行道中杂咏十六首》诗云：“三十六湖碧涨天，湖云笼树水生烟。”更有甚者，有一个名叫李北岳的人还在高邮湖畔盖了一所草舍，题名为“三十六湖草堂”，诗人谢芳连还为其题了诗。笔者认为，“三十六湖”实际是一种统称，不仅清代没有三十六湖，就是历史上也未有过，它是由前人的“三十六陂”的说法演变而来的。明以前几无此说，盛行于清，主要其时高邮湖已成一湖，诗人把高邮湖写成三十六湖，大概是取其古雅吧。

明末清初，由于经过四十多年的战乱，水利失修，水患严重。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苏北淮河下游地区有二十五年连续发生洪水，里运河先后在高邮清水潭决口九次，其中最严重的是康熙十五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溃。“河倒灌洪泽湖，高埭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今六安镇）之大泽湾，共决三百余丈。”（《清史稿·河渠志》）淮扬七处州县一片泽国，鸡犬之声不闻。

由于黄、淮水患一天比一天严重，通过洪泽湖大堤下泄的淮水也逐渐增多。万历二十四年，杨一魁建武家墩、高良涧、周桥三闸，总口宽仅为三十四丈四尺；康熙三年，三闸失

效,十九年,靳辅创建武家墩、高良涧、周桥、古沟东、古沟西及唐埂等六坝,总口宽为一百七十余丈;康熙四十年改建减水坝为三座滚水石坝,总口宽为二百丈;乾隆二十年,又增建二座滚水坝,以仁、义、礼、智、信为次,总口宽为三百二十丈。咸丰元年(1851年)决开了洪泽湖大堤上的三河坝,淮水由三河向东进入高宝湖地区,经芒稻河于三江营入江。同治十二年(1873年)《申报》载:“查咸丰元年启放三河坝,冲跌深塘,足抵五坝河之宣泄,迄今不能闭。实全淮水势,顺性南趋,常年下注,直至高宝湖,归江入海”。

清代初年,治河方策仍沿用明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做法,“导淮以刷清口”,曾先后在洪泽湖出口处开挖了张福等七条引河,并“于清口筑坝台一座,逼淮水三分入运,七分敌黄”(《清经世文编》卷一百)。乾隆以后,由于清口以下黄河河道不断淤高,淮水进入高邮湖的来量也就逐渐加大。康熙十九年,靳辅在运河东堤上改建了五里坝和车逻港坝,并增建了南关旧大坝、柏家墩坝、八里铺坝、永平港坝、宝应子婴沟坝、江都鳊鱼口坝等六座减水坝,以便在高邮湖水位盛涨时,通过这些减水坝渲泄归海。这些归海坝以后经过多次改建,至乾隆二十二年时归并成南关坝、新坝、中坝、车逻坝、昭关坝等五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归海五坝”。归海五坝总口宽为二百七十丈。高邮湖以南,万历二十四年杨一魁新辟入江水道时,曾开挖有茅塘港与邵伯湖相通,至清初已发展到新河港、王家港、陆家港、新茅塘港、旧茅塘港等五港。由于陆家港、新茅塘港、旧茅塘港三港下游合为一港,所以下游只有三港,至民国时又发展为十七港。清乾隆《高邮州志》载: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1811—1813年)河臣松筠、初彭龄奏摺云:“向值运河水盛启坝减泄,其邵伯以南由人字、芒稻诸河入江者十之二三,其邵伯以北由高邮南关、车逻、昭关各坝分注高、宝、兴、盐等处入海者十之七八。”可见其时仍以入海为主,入江为辅。1921年九月十九日,经江淮水利测量局测量,是日洪泽湖淮水由三河南下的流量为 $14\,600\text{m}^3/\text{s}$,由张福河入旧黄河的流量为 $559\text{m}^3/\text{s}$,由车、南、新三坝入海流量为 $4\,638\text{m}^3/\text{s}$,由六闸湖河下泄流量为 $8\,733\text{m}^3/\text{s}$,归江水量已占60%,归海占30%,拦蓄于高宝湖占10%,已经是入江为主,入海为辅,入江高于入海多矣。

建国后,1953年在洪泽湖三河口建成了三河闸,1969年起,新建了三河拦河大坝和大仙子隔堤,使淮水由金沟改道直至施尖入高邮湖。高邮湖以南的新民滩(即原来的茅塘港等处),过去芦柴丛生,庄台林立,阻水严重。从1962—1972年建成了六座漫水闸,总净宽544.5m,水位6m时,可下泄流量 $1700\text{m}^3/\text{t}$ 。至此,高邮湖遂成今日之规模也。

六、结 语

高邮湖古为古潟湖浅洼平原,春秋末期还只是两座小湖,即樊良湖和津湖(亦作精湖,即今界首湖)。到了宋元时期,发展为六座小湖。明代以后,由于黄淮水患日趋严重,高邮湖湖面不断扩大,曾一度发展为五荡十二湖。到了明代后期,才基本上汇为一湖。

参 考 文 献

- [1] 《初学记》
- [2] 《水经·淮水注》
- [3]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 [4] 《宋史》
 [5] 董醇《甘棠小志》清咸丰五年(1855年)
 [6] 嘉庆《扬州府志》
 [7] 隆庆《高邮州志》
 [8] 乾隆《高邮州志》
 [9] 《新唐书·地理志》
 [10] 《新唐书·食货志》
 [11] 《新唐书·宰相表》
 [12] 沈括《梦溪笔谈·异事》
 [13] 康复圣,黄河夺淮问题的探讨,淮水利史论文集,1987。
 [14] 武同举,淮系年表,1928。
 [15] 《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
 [16] 韩国钧,运工专刊·高宝湖图说,民国二十三年五月。
 [1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十六》
 [18] 《清史稿·河渠志》
 [19] 《清经世文编·卷一百》

* * * *

作者简介 廖高明,男,1939年8月生,工程师。1958年毕业于高邮师范学校,1963年起开始从事水利工作。1980年参与编写《高邮水利》,主编《高邮县水利志》和《高邮县志·水利篇》,已发表“归海坝浅议”等文章和水利科普等37篇。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AOYOU LAKE, JIANGSU PROVINCE

Liao Gaoming

(Water Electricity Board, Gaoy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Key words Gaoyou Lake; Capture of Huaihe River by Yello River; Suspended lake

Abstract

The Gaoyou Lake, location in the central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is the third largest one in this province.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outhor puts forth a point of view on the origin of this lake for discussion.

The Gaoyou Lake region was an ancient lagoon depression plain with a lot of small lakes before. After the Yellow River once incorporated the Huaihe River and flowed into the Yellow Sea in A.D.1194, the expert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that time mostly adopted the strategy to maintain the water transport of grains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by coverting the water of Yellow River into the vast area of Huaihe River that led to the expansion of small lakes in the Gaoyou Lake region and formation of five "marshed lakes" and twelve lakes, and finally an united large lake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p (A. D. 1368—1644).